

## 时间的味道

□张佳玮

肉得吃新鲜的,这似乎算是常识。《水浒传》里吴用去石碣村见“三阮”,阮小七问酒家有啥好吃的,答曰:“新宰得一头黄牛,花糕也似好肥肉。”阮小二高兴,道:“大块切十斤来。”然而在欧洲,则不是这么操作。早在18世纪,欧洲就有这样的技艺模式了:肉牛养殖,是买六七个月的小牛,回去饲养;养超过30个月,宰杀。可这新出来的牛肉,不能立刻吃,而是将牛剖成两半,需要时还得挂起来。不懂行的人偶尔看见,会吓一跳,觉得新宰的牛被悬空而挂,腔内毕露,真是残忍可怕,以为误入哪个分尸狂魔家里。

这么做图什么呢?那时世上没有微生物科学,做个尸体解剖,都要被说三道四,欧洲人只是按经验执行,觉得这样可以肉熟。现在当然知道啦:这么悬挂,是让肉的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。如此改变肉的成分,可以增加肉的风味和口感。所以大多数时候,用悬挂10到12天的牛肉来煎牛排,比新宰出来的牛肉要好吃些。多出来的那些风味就是时间的味道。

制火腿、熏香肠,其实也有类似处理方式:将大粒盐跟猪肉捣一起,加上时光流动的揉搓,再悬挂腌制,味道就慢慢变了,醇厚浓郁都在其中。早年间浙江制火腿的行当,老师傅最有权威,其权威就是准确知道时间的秘密:众人环伺,老人家悠悠然走到一堆猪腿面前,使一根挖耳勺戳一戳肉质,然后说一声“成”或者“不成”。

日本人爱吃鳃鱼。江户时代日本人甚至相信,吃了初鳃,可以多活750天。而且吃起来还有套仪式:初鳃就得吃刺身,才配得起它们,好比妖怪唐僧不会煎、炒、烹、炸,一定要蒸着吃。而洄游鳃鱼呢,就该拍松了,加葱、姜、蒜、萝卜泥吃,也可以离火远些,烤出油了吃,或者留下来做鳃鱼。

鳃鱼是日本人制汤头的秘密。将鳃鱼



切好,煮完,反复烟熏(所谓“荒节”),发霉(所谓“本枯”),半年左右完工,就是干硬硬的一块鳃节。要吃时,使刨子刨出来,它遇热便舒卷如花开,就是木鱼花。鳃节吃起来,已经和鳃鱼味道大不相同了,尤其是鳃节心蕊,味道浓鲜醇厚,非其他调味能够模仿——这多出来的,还是时间的味道。

日本人爱吃荞麦面。荞麦面本身没味儿,除了用于调汤的昆布酱油和白萝卜泥,就得看酱头。老式做法,荞麦面酱该是:酱油加热水和砂糖,埋3个星期;将厚鳃节搁水里,从7升水熬到3升水,得了汤头,倒进酱和味霖,用火加热,热而不滚时,装罐里埋一天;蒸熟,再埋一天——这一套做法,复杂如巫术,费钱其实不多,但费工夫。熬煮、闷蒸、埋藏,等候的时光,就是为了客人能说句:“这个酱,够味道了。”

除了啤酒和日本清酒,世上大多数酒是越陈越好。浙江人以前生男生女,都埋酒于地下,日后男考中或女出嫁时,挖出酒来喝。中状元喝的叫状元红,嫁女儿喝的叫女儿红。当然并非人人都中得了举,只是讨个口彩。这酒埋藏了18年,醇厚至极,味道自然不得了。

欧洲人酿葡萄酒,年深月久地贮藏,自然很珍贵。香槟酒则更琐碎,还有门手艺叫转瓶——香槟酒搁着管可不成,老酒庄讲究,须得隔段时间让人去酒窖,把瓶子转一转,换个位置摆。就这么轻轻一转,也是手艺。我一个朋友如此跟我解释:“就像沙漏,一边倒空了,换一头,让时间继续流。”倘若时间不流,味道自然就变了。

饮食男女,人之大欲,说完饮食,终于要说到男女了。杜拉斯《情人》著名的开头:“与你年轻的容貌相比,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。”这话非有经历者不能理解。昆德拉《笑忘录》里有句更好玩的:“女人不喜欢漂亮男人,但喜欢拥有过漂亮女人的男人。”这话有些绕,但大致意思点到了。

一个人与其恋爱对象相处,其实是在和他或她以前的所有爱情做游戏,就像人喝一口酒,吃一块肉尝到的味道,都是在领略这酒与肉过去经历的时间。时间把饮食与男女雕琢成他们现在的样子。没有人天生就举手投足不逾矩,翻开小时候的照片,总能找到最天真懵懂的时刻。当然,在家长的严令下,有些孩子从小就懂得规矩地面对镜头,面无表情。而人终能成为如今的样子,这里有时间的味道——好的、坏的,都是时间的馈赠,而且会在时间之流里不断改变。所以好的伴侣,懂得时不时地给对方“转瓶”,让对方可以继续在这段时间里流动,成长不息。

## 谈天说地

## 不要久

□周云龙

头昏脑胀,去医院看医生,医生看我脸色,而后按我颈椎,说,不要久坐,坐也要注意姿势,适当仰视。

“久”是多久?

同事做了髌关节置换手术,听他病情描述,顿时觉得自己的髌部也有不适,以前居然没怎么注意。爱人置疑,你是受了心理暗示吧?日复一日,髌部依然感到隐隐不适。核磁共振,CT,结果显示,囊肿退变,差点当作肿瘤,收院手术。最后,医生给出建议:不要负重,走路也要适度——不要久坐。

前段时间,左侧坐骨神经发作。医生听了陈述,一连蹦出三个“不要久”:不要久坐,不要久站,不要久弯。幼年在学校里读书时,调皮捣蛋,上课不是随便插话就是交头接耳,坐立不安的状态,经常遭到老师严词批评:怎么老坐不住?你是猴子的屁股?这样能搞好学习吗?小学到高中的成绩单上,“希望你戒骄戒躁……”成为高频句。骄、躁,就是不能淡定,不能持久也。而现在,医院里来一次,就被耳提面命一次:不要久……不要久……

事实上,人到了一个特定年龄段时,也都会面临一样的尴尬:不能久看,不能久喝,不能久玩,不能久躺……可“久”能多久?生年不满百,哪有多长久!有网友将不同年龄的人生余额转换成一张手机剩余电量的图表,一目了然,触目惊心。余额不多的人生,犹如电量不足的手机,令人有危机和警觉:不能再把有限的时间耗费在无谓的人和事上——人生的真相是,不是“不要久”“不能久”,而是“不会久”。

## 那些年那些事

## 什么都挡不住恋爱

□严歌苓

夜里的外滩是属于情侣的,没钱的情侣。还不是情侣的人在这里荡一荡,分手时间就差不多到了,就像我和彼得。

我也讲了我自己。叽叽喳喳的一个年轻女人,大概就是我那天晚上留给彼得的印象。我怕一安静下来,彼得就会总结性地:“谢谢你给我这个美好夜晚。”江水的声音越来越响。我们将四束目光投向远处,投向气味不好的夜色深处。我转过脸,嘴巴离他的耳朵很近。他的头发好密,一定是一个毛孔长了三根头发。只有风把头发吹起,我才发现他的额头有多么宽大,典型的犹太额头。他等我转过去,再去面朝江水时,便也转过脸来看我的侧影。我的侧影没什么看头,欠缺一点起伏,过分含而不露——一个不怎么漂亮的侧面。我在他来不及转头时,猛地接住了他的目光。

“我过去不这么瘦。”彼得为他的瘦弱道歉。

我就那么看着他。我又不是在看他的模样。他明白了,把一条胳膊围揽过来,我的腰和背是他的了。渐渐地,我的肩、手、脖子、脸颊,都是他的了,我整个人在一分钟内全是他的了。

我说了一些傻话,都是些不难想象的傻话。他说的傻话比较少。但我知道我不该对一个刚从集中营出来没多久的人要求太多。他若说了

跟我一样多的傻话,我说不定会失望。

我说:“我等你都等老了。”

他明白这意思,是指自己一直在等待这场天定的缘分。他把我搂得紧紧的。

海关大钟敲了一下,十二点半了。

我叫了一辆黄包车,跟他挤在车座上。车先送他去外白渡桥,因为还有二十分钟就要戒严了,然后再送我回我那十平方米的亭子间,这样就免了彼得掏车钱。可我到达时,车夫告诉我彼得偷偷地把我们的车钱全付了。他已经开始预支我随口许诺的那些工作的工钱了。

这时我猛地想到,我无法兑现我的诺言。荡外滩滩得我们俩忘了人间烟火,最后该交换住址和电话时交换的却是一个长长的注视。那么急需工作和工钱的犹太小伙子应该现实一些啊!而正是他对现实的短暂疏忽令我感动。什么都挡不住恋爱,饥饿、前途渺茫都挡不住。

所以,你看,我那时把跟彼得的恋爱看得那么重。对于我们那个年纪的男女,可以没有面包,但不能没有恋爱。我们对于荷马、莎士比亚、海涅、普希金、拜伦、雪莱,以及贝多芬、勃拉姆斯、门德尔松、舒伯特的解读,其实始终留着一些乱码,要到一次真正的恋爱爆发,才能将它们解密。这就是二十岁的我。

## 大家V微语

## 家的向心力

□刘墉

●我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最后一年,班里突然来了一位50岁左右的太太。她挤在我们这群年轻人中间。给人感觉很特别。

●起初,我以为她是来旁听的。后来看她也紧张兮兮地应付考试,才知道她是正式学生。她从不迟到、缺课,笔记也做得很好,所以逃课的人都找她帮忙。大家亲切地称她赵太太。直到毕业,我才知道她就是美国交通部副部长赵小兰的母亲——朱木兰女士。

●这其中,家庭因素尤为为重要。

●赵小兰的父亲赵锡成博士很好客,每当有客人来,六个女儿只要在家,一定会出来招呼。她们非常恭敬地为客人倒茶,脸上总是带着真诚的笑容。特别有意思的是,当赵家宴请客人时,几个女儿不但不上桌,而且会一直守在客人身后,为大家上菜、斟酒。赵太太说:“没错,我们让她们做女侍,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训练?”

●孩子们很小就懂得要积极参与到家庭之中去。有一件事让人难以相信,赵小兰家门前长达37米的柏油路车道,竟然是姐妹们在父亲指挥下自己铺成的。

雪村在辽远的东北,在高高的老爷岭下。只因这里雪多雪大雪停留半年之久,便被称为雪村。这里没有打造的风光,一切依顺冰雪,展现山里生活、乡风民俗和人与自然的的关系,别有韵味。

旅游团来到雪村时,刚刚下过一场大雪。只见山走蜡象,河卧银沟,树举琼枝玉叶,远近都是干干净净的一派洁白。村里村外的树枝、高杆、雪墙之上,拴挂谷子穗、高粱穗,这是给鸟们、山鸡们准备的雪天餐食。白的冰雪、黄的谷穗、红的高粱,色彩在互衬相映中尤显鲜艳强烈,夺目耀眼。这未曾见过的特别景致,让游客感受到山里人崇尚大自然的那种真挚朴实的情感,心里不禁一阵火热。

鹿哨响过,几个看山人就带领我们去蹬雪山。大家爬雪谷过冰岗,钻进密密层层的一片林子。头上是树枝间漏下的缕缕阳光,脚下的积雪厚实得有些发硬,让人顿觉进入一个奇妙的世界。慢步跋涉之间,时而发现兔子跳雪追撵飞龙鸟,时而看见发懵的山鸡顾头不顾屁股地钻进雪堆,时而看见狗子或者狐狸从前面的树缝间一闪穿过……在这里看动物与逛动物园相比,那种感觉不大一样,尽管很冷。导游告诉我们,雪村的山林保护得最好,野生动物自然喜欢这里了。这时候,几个看山人面对莽莽苍苍的雪林轮番喊山,那又猛又狂还充满野性的声音,响亮酣畅,缭绕不绝。我们静立倾听,都感到热血沸腾,痛快至极。喊山,是山里人的一种表达与抒发,也是警示那些偷伐盗猎的不法分子。

雪村没有滑冰场和滑雪场,我们却观赏了一场奇特的“山树滑雪”。看山人用电锯伐倒“杆树”(枯死的树),再捡拾七倒八歪的废材,然后拿铁丝捆绑成捆,喊着号子往山下放滚。沿着立陡立陡的雪坡,树木呼呼嘎嘎地滑飞,忽跃忽拐,忽快忽慢,直奔山下。惊险、刺激、好玩,看得年轻游客欢呼跳跃起来。

下山后,大家欢聚在一棵古榆树下,跟着导游学跳冰雪舞学唱雪村的冰雪谣:冰亮亮,雪茫茫,雪村好风光;跨冰河,上雪岗,冰雪助人狂……

## 奇妙雪村

□王忠范

##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贾敬伟  
 一版编辑:赫巍利  
 一版美编:冯漫图  
 编:王泰舒

零售  
专供报

6 935970 566666